

《五月雪》万芳：芭乐歌与乱葬岗，温柔在哀伤也在

“几乎没有任何剧烈动作或表情，却能感受到她的风霜和意志。”



《五月雪》演员万芳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孙志熙 发自台北

刊登于 2023-11-19

[#金马入围](#) [#万芳](#) [#马来西亚电影](#) [#金马2023](#) [#五月雪](#) [#最佳女配角](#) [#张吉安](#) [#金马奖](#)

 分享全文





 0

万芳这个名字，是和1990年代华语金曲画上等号的。出道33年，她唱的《新不了情》曾响在大街小巷。从1990到2002，她发行了十多张专辑，破百万销量的所在多有，〈猜心〉、〈试著了解〉、〈爱上你给的痛〉、〈割爱〉、〈爱情限时批〉、〈就值得了爱〉这些传唱度顶天的时代金曲，定义了万芳的第一个十年。

今年年初，万芳的名字在对岸重新火起来，热播陆剧《狂飙》使用了她原唱的〈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〉做为插曲，令这首1992年的老歌在大陆抖音世代中重新翻红；可是年底在台湾，她的名字出现却是一个演员的万芳，马来西亚电影《五月雪》在本届金马奖成为大热影片，而万芳以片中“阿英”的角色入围最佳女配角。





《五月雪》剧照。图：海鹏影业提供

## 芭乐歌有价值

“看到阿公阿嬷，他们也有他们听歌的岁月跟浪漫，我唱过三十多年，这些歌经历了很多人的生命。”

说起来，即使是那个唱歌的万芳，也不仅仅是1990年代那个大众情歌手。其实2003到2009年，她几乎消失在主流音乐的视野中，理由是她觉得“出唱片可不可以不要永远都是这类情歌？”、“很厌倦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商业环境”。那些年，她跑去主持电台节目、演戏、唱在书店或民宿举办的小型演出，还在独立厂牌“大大树”的“流浪之歌音乐节”担任了四届的现场主持人，汲取来自草根民谣和世界音乐的养分。

2010年她回归歌坛，开始独立制作专辑，在迈入出道的第三个十年，成长与疗愈成为她最想探索和分享的主题，她以友人面对孩子长大的心境写下〈Michelle的第一天〉，也邀请各界好友为她作词，于是有了关照疾病的〈阿兹海默〉、感念至亲的〈练习失去〉，以及入围2021年金曲奖“年度歌曲奖”、刻划离别的〈阿峰今天没有来〉等作品。

台湾将歌词通俗、琅琅上口、旋律洗脑的歌，叫做“芭乐歌”。其洗脑程度，令万芳即使已经走了这么远，但那些使她成名的、关于苦情悲恋的“芭乐歌”，曾经在许多年里，还是像抖不掉的行囊一路相随。当年反复唱著那些歌的她，心里确实曾有许多挣扎困顿；但如今，还会感到累赘吗？

万芳说起一个故事。有一次她去参加屏东在地的跨年演出，一对老夫妻很早就来到会场，各自待在不同的地方，当她一登台，两人立刻吱吱喳喳、眉飞色舞地集合坐到一起，并肩听她唱歌。每次想起，她都觉得这个画面动人极了：

“我在第一个十年唱的那些歌曲，是很多人共同的情感和记忆，我明白那个前奏一下，大家就立刻连结到过去的自己的那个柔软和温暖。”

她因此很喜欢参与公部门举办的演出，正因为可以免费观赏，才让各种不同的年龄群体进入到表演现场。她说，随著自己年龄增长，台下的组成份子也跟著变化。有时见到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她会很惊喜，看到有著生命历练的眼神听到熟悉歌曲的感动，她赞叹那实在好美：“公部门的演出比较容易看到阿公阿嬷，他们也有他们听歌的岁月跟浪漫，我唱过三十多年，这些歌经历了很多人的生命。”万芳从容回应，她会继续为不同样貌的听众而唱。





《五月雪》剧照。图：海鹏影业提供

## 演员：从剧场开始

有时她会背台，或是在光区之外唱歌，“如果这是一首情歌，我想对著空无一人的光区唱歌，表示这个人的心早就不在这里了。”

所有人都知道万芳很会唱，但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清楚万芳也能演。事实上，万芳的戏龄跟歌龄相差无几。就在出道五年后的1995年，因为突然想演戏，她毛遂自荐，加入屏风表演班《莎姆雷特》班底，后来又陆续在各大剧团参与《征婚启事》、《收信快乐》、《北极之光》、《宝岛一村》等十几出剧码、共计数百场的演出。

“舞台剧有一个很美妙的地方，是我发现我喜欢在剧场里跟大家一起工作，虽然我的个性和节奏让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比较奇怪，可是舞台剧team work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的，大家朝夕相处，为了一个作品努力。我是透过发现我喜欢这个，去明白我不喜欢什么，这件事对我来说蛮重要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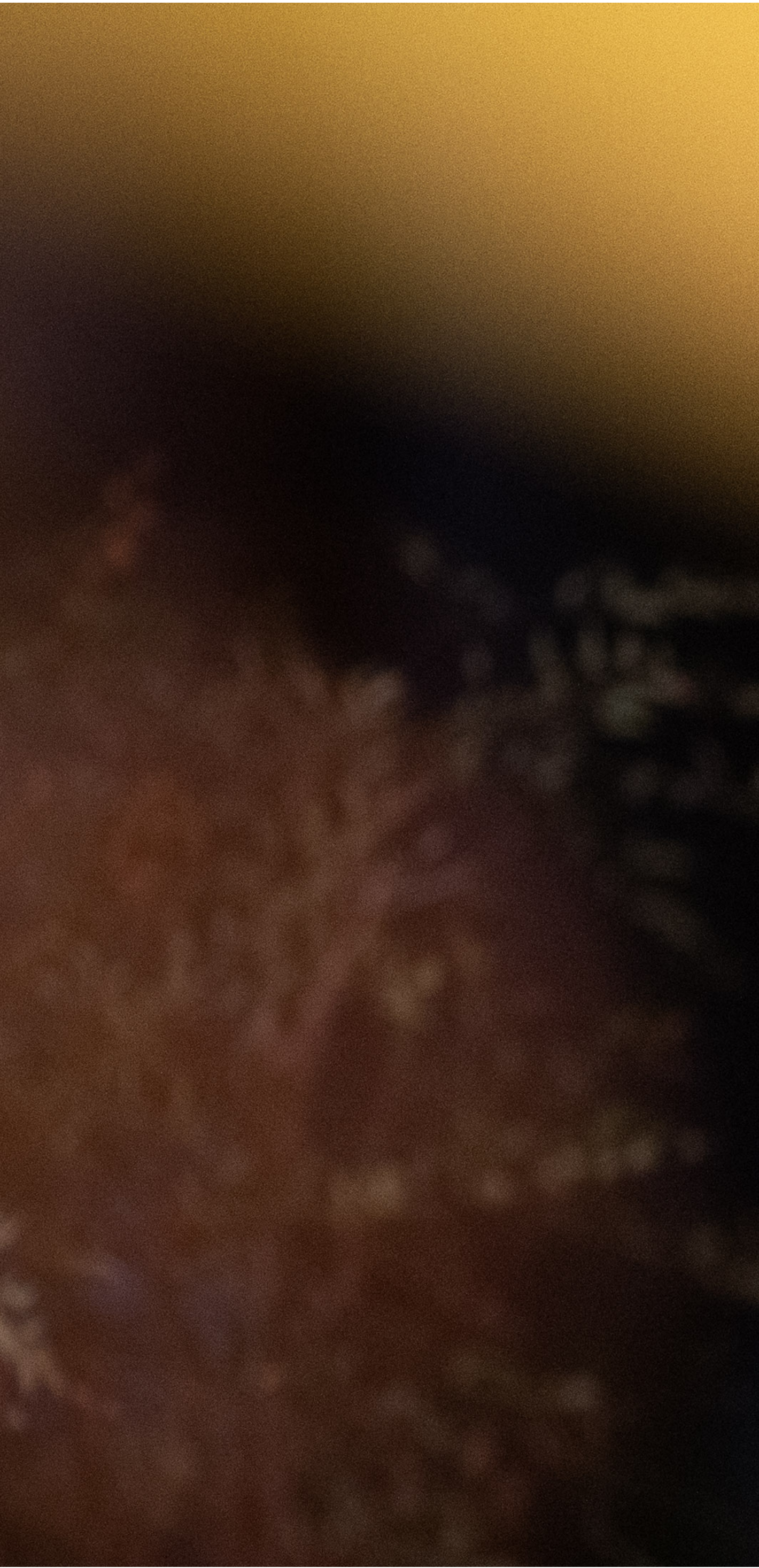
剧场经验打开了万芳对舞台的空间概念，当歌手的时候，好像永远要面对观众唱歌，但演了舞台剧之后，她学到可以依据歌曲的情境调整，有时她会背台，或是在光区之外唱歌，“如果这是一首情歌，我想对著空无一人的光区唱歌，表示这个人的心早就不在这里了。”

不只舞台剧，万芳在影视作品上的成绩亦不逊色。也是在1995年，万芳首次演出曹瑞原导演的公视人生剧展《寻找莲花》，竟然就到达与角色合一的无我境界，“其实那时候我还不怎么懂怎么演戏，离开拍摄当下后，我发现刚刚万芳这个我不见耶！我就，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吗？我真的很震撼！”

数年后，她以持续进化的演技，顺利成为两届金钟奖得主——2004年以《冷锋过境》的肌肉萎缩症患者一角获戏剧节目女主角奖；2008年再以《不爱练习曲》拿下迷你剧集／电视电影女配角奖。近年也能看见她在台剧《天桥上的魔术师》、电影《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》里短暂客串。而今年的第60届金马奖中，她将以九项提名的《五月雪》，角逐“最佳女配角”。











《五月雪》演员万芳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## 在义山冢：极度安静的力量

“在父权之下不被重视、失语的女性，其实在台湾太多太多，很多人问阿英为什么不反抗老公，我见过太多女人都是这样，所以瞬间就让我进入到那个状态。”

《五月雪》是马华导演张吉安的第二部长片，他曾以首作《南巫》夺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。《五月雪》讲述1969年“五一三事件”之下，两位女性一戏班班主“窦娥”和娘惹后裔“阿英”，横跨49年的伤痕。电影就聚焦在1969和2018年的5月13号这两天，是一个紧扣马来西亚历史、种族、文化的故事。

为什么想找台湾人来演？2021年底，当剧组向万芳发出邀约时，这也是她问导演的第一个问题，结果张吉安很有技巧地反问：梁朝伟不也演了《悲情城市》？简直放大绝，万芳就这么被说服了。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的口音口条会不会不像？要是因此搞砸这部片怎么办？加上她体质比较敏感，要去义山冢（注：东南亚华人民间团体管理的坟地或公冢）拍摄也怕受影响。

经过两个月考虑，她决定听从直觉、倾听“荐骨的声音”（人类图语境中意指内心真实的意愿），做就对了；而当她首次跟导演碰面，一谈起“阿英”这个角色，很奇妙的，在那个瞬间，她已经觉得自己是“阿英”了。

片中的“阿英”，八岁那年因“五一三事件”失去父亲和哥哥，1949年后，她不顾丈夫的情勒与辱骂，坚持要从槟城前往吉隆坡的义山，去找到父兄之墓并拜祭。导演为“阿英”这个角色定下了“失语”两字注解，万芳一听便了然于心，“在父权之下不被重视、失语的女性，其实在台湾太多太多，很多人问阿英为什么不反抗老公，我见过太多女人都是这样，所以瞬间就让我进入到那个状态。”

而张吉安早在2009年就开始为此题目进行田调和口述纪录，电影中的两位女性角色，其实是浓缩了数十人的真实经历，万芳也借由观看导演采集的影像，去揣摩受难者家属经过岁月淘洗的心理过程和表达方式。

在拍摄《五月雪》的过程，万芳听的反而都是静心、净化的吟唱，她认为拍这部片需要极度安静的力量，内在必须非常宁静，甚至是腾空的。



《五月雪》剧照。图：海鹏影业提供

电影在2022年4月开拍，万芳人一到马来西亚，就赶紧和饰演“窦娥”的蔡宝珠排演两人在义山相遇的重头戏；休息的日子，她也穿著片中“阿英”母亲留下的娘惹服，去感受跟习惯动作，并主动到拍摄1969年时空的片场观摩。

“现场状态一定会跟剧本不完全一样，因为那是阿英小时候，我也想把这些吸收进去，也借机会跟饰演阿英母亲的陈俐杏多聊聊对角色的看法。”和同戏演员的交流，是她认为很珍贵的时刻。至于原本对造访义山带有担忧，实际去到的感受是虽然哀伤，但整个现场却很温柔。

准备角色时，万芳不断思考“阿英”这49年来发生了什么事、她对这些事的反应是什么、反应的来源为何，“这也有一点心理学的角度，但表演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的反应不见得一样，不同的情境也会影响反应，这就是演员在创造一个角色时很有趣的地方，同时也是演员常有的不安。”

她在内心建立了“阿英”跟母亲关系的变化、她为什么嫁给这样的丈夫，为何长年吞忍丈夫的言语暴力，却仍有坚毅的力量去实现母亲的遗愿……尽管进行了这么多背景建设，但她希望自己没有演的痕迹，所以最后到了镜头前，必须再将这些通通放掉。不过，她还是强调，以上只是她个人设定的角色状况，她尽量不多说她做的功课内容，是因为观影的人有自己的角度，应该把空间留给观众。

许多演员会为角色设定一首歌或一段音乐，借以快速调动情绪、进入状况，但在拍摄《五月雪》的过程，万芳听的反而都是静心、净化的吟唱，她认为拍这部片需要极度安静的力量，内在必须非常宁静，甚至是腾空的。

就像唱歌前得做发声练习，演戏前也需要暖身，但不见得是活动筋骨，而是为每场戏不同的状态做身体上的准备，她举义山那场戏为例，“那时阿英已经在大太阳下站很久了，身体就必须要有水分蒸发、流汗的感觉，所以当助理在等待过程中过来帮忙撑伞，我就会说谢谢、这场先不要撑，因为她就是必须在太阳下晒够了。”

无怪乎金马评审为万芳入围给出这样的讲评：“几乎没有任何剧烈动作或表情，却能感受到她的风霜和意志。”





《五月雪》剧照。图：海鹏影业提供

## 金曲奖上台爆一句：“妈的”

同学围在她身边要听她唱歌。她一边唱著，一边看见每个人的表情竟然都不一样，才发现原来一首歌可以激发这么多不同的情感。

万芳除了在片中交出动人表演，也演唱了主题曲〈五月的人〉，这又提醒了我们，她还是一位骨灰级的戏剧歌曲专业户。今年十月份，她做为金钟奖“戏剧原创歌曲奖”颁奖人时就说：“戏剧原创歌曲就像一出戏剧作品的香气，当我们嗅到这个香气时，就会勾起许多画面和情感。”

回溯1990年，万芳从木船民歌比赛被签进唱片公司当歌手，第一次进录音室唱的第一首歌〈就算没有明天〉，就是李宗盛作词作曲、冯宝宝主演的电影《秋爱》（港名：飞越黄昏）主题曲。那个年代，她的歌声伴随著《碧海晴天》、《再世情缘》、《唐太宗李世民》、“花系列”等电视连续剧，天天在千家万户响起，至今她唱过的影视歌曲，约在三、四十首之谱。

过去纯粹是配合唱片行销策略的商业置入，近年她对为戏献声的想法则更全面、深入，比如她会想知道歌曲要摆在故事的什么位置、那段戏为什么发生在那里，也要了解戏中角色的状态，力求让歌曲扣进演员的表演。而〈五月的人〉特殊之处，在于它并非从角色观点出发，而是更宏观、悲悯的视角，录音时，万芳站在麦克风前，心灵直接连结到拍摄当时在义山冢所感受到的温柔跟哀伤，录音工作就这么一次OK。

前几年她发现自己有很多压抑，于是花了一些时间，试著如实接受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不去放大也不去缩小。



《五月雪》剧照。图：海鹏影业提供

在许多访谈中，万芳曾多次提起她成为歌手的契机：自幼爱唱歌的她，记忆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画面，是国中下课时，同学围在她身边要听她唱歌。她一边唱著，一边看见每个人的表情竟然都不一样，才发现原来一首歌可以激发这么多不同的情感，她于是发愿，将来一定要唱给更多人听。唱歌时，能直接从听众的表情得到即时回馈；那么，演戏带给她的是什麼？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，怎么这么过瘾啊！”笑声如珠串般洒出，眼前的华语歌后瞬间变身成雀跃的青少女，她接著解释，剧本看似是写定的，可是里头有很多创造性是开放给演员发挥的，当你放掉自己，进入角色去诠释另一个生命，好像很自然，但又是在“演”。这种吊诡，让她觉得超级好玩与奇妙。“有时候看到一些演员的表现，会觉得这太棒、太过瘾了吧！像凯特温丝蕾在《为爱朗读》里头，她把镜头外做的动作延伸到镜头里，我每次跟朋友讲，都讲到眼神发光！”

双眼总是闪现灵光的万芳，她在2020年发表的专辑《给你们Dear All》里写著：“真实比完美更有力量”，一句话道尽她在舞台上看过数十载风光后，沉淀并明白了所谓完美主义，是很虚幻甚至变态的一件事。万芳说，前几年她发现自己有很多压抑，于是花了一些时间，试著如实接受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不去放大也不去缩小。

逐渐厘清后，知道自己可以有选择，接下来她会延续“自我还原”的创作主题，继续和大家分享她所有体会，最近，则在学习“毫不保留地表达”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毋须对她夺下金曲奖“评审团奖”时，一上台爆出的那句“妈的”太过惊吓，而应该期待她还会活出哪些精彩。这就是这个阶段中，最真实，也最完整的万芳。





《五月雪》演員萬芳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[#金馬入圍](#) [#萬芳](#) [#馬來西亞電影](#) [#金馬2023](#) [#五月雪](#) [#最佳女配角](#) [#張吉安](#) [#金馬獎](#)

本轉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复制，否則即為侵權。

# 端傳媒2023年度用戶調研

填寫問卷，幫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媒體

訂閱端傳媒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[點擊了解更多會員計畫](#)